

# 中國古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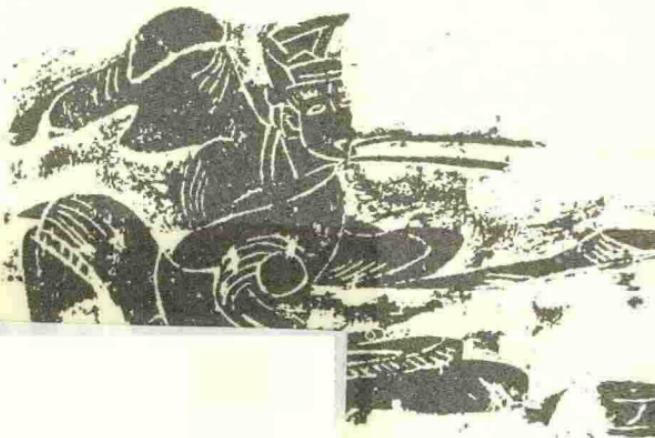
胡申生  
何競新 / 著

# 冒險故事

# 中國古代冒險故事

中國掌故叢書  
50

胡申生  
何競新  
著





有著作權・侵害必究

定價 120 元

中國掌故叢書<sup>50</sup>

# 中國古代冒險故事

作　　者／何競新、胡申生

發行人／楊炳南

責任編輯／吳淑君、張慧茵

出版者／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100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2 樓之 3  
(和平西路 · 牯嶺街口 · 金鼎鴻福大廈)

電話／(02) 367-1122 (代表號)

傳　　真／(02) 367-7667

郵撥帳號／0583759-9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營業時間／早上 8：30 至下午 5：00 (星期六下午暨國定假日休息)

登記號／局版台業字第 2855 號

印刷所／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頁　　數／224 頁 (80 磅)

初版一刷／中華民國 82 年 9 月

---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原出版者：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（1990 年版）

ISBN 957-686-073-3

## 內容簡介

古今中外的偉大創業者、探險家、發明家在成就他們的事業中，沒有不甘冒風險的。他們不畏艱難、不怕犧牲、敢於探索、勇於進取，用自身的行動編織出了一個個驚險有趣、耐人尋味的故事。

本書匯集了勇敢、毅力、意志和智慧等品格於一爐，鼓舞您以全新的心境開創輝煌的事業，面對人生的挑戰。

# 《目錄》

# 中國古代冒險故事

十歲男孩救媽媽	1
十一歲牧童逃離魔掌	10
十二歲女孩智勇斬蛇	16
天書帶來的磨難	25
「貓兒」拔刀相助少年乞丐	42
血染的回鄉道路	54
誓死說真話	68
好漢赴湯蹈火	82
黑暗裡左衝右突	95
奇遇「洞庭紅」與「龍殼」	108

遊歷海外奇景險境

文弱女子入狼穴

掙脫陷阱

秀才遇見江洋大盜

粉碎毒辣的陰謀

虎將迎戰百萬大軍

## 十歲男孩救媽媽

說不清在多少年之前，有一戶人家，全家四口人：丈夫、妻子、兒子、年老的女僕。兒子名叫賈兒，年紀還小，只有十歲。丈夫是商人，在外地做生意。妻子帶著幼兒和女僕，僅慎門戶，小心翼翼地在家過日子。時間一天天地過去，倒也太平無事。

想不到，好景不長，一隻狐狸精作惡，肆意騷擾了這戶人家的寧靜生活。

這件不幸的事情，是從一天晚上開始的。

當時，夜深沉，天漆黑，狐狸精竄進這戶人家，商人妻子在睡夢中橫遭欺凌。

災星臨門，商人妻子氣恨交加。但是，她自怨命苦，不敢將這件事聲張出去。這個怯弱的婦女，只是暗自謀劃如何防備狐狸精再來。不過，她思來想去，拿不出什麼好主意，感到以後唯有叫人陪伴，人多勢壯，也許能威懾住魑魅魍魎。

平日裡，老女僕睡在下房，商人妻子和兒子同住一室，兒子單獨睡一張小床。發生不幸事情的第二天晚上，商人妻子便按計行事，吩咐老女僕搬入自己房內，同時又讓兒子跟自己合睡一床。她滿懷希望：三人同睡在一間房裡，人多了，狐狸精不敢來了。

可是，半夜裡，賈兒、老女僕熟睡之後，狐狸精又來了。

第三天晚上，商人妻子不敢熄燈，並且囑咐兒子、老女僕不要睡得太沉，警覺一點。

賈兒和老女僕都納悶：昨天晚上三人同睡一房，今天晚上更進一步了，既不熄燈，又不让睡熟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從他倆的臉色和眼神，商人妻子知道他倆滿腹疑團，只是自己苦於無法向他倆說明事情的真相。

賈兒、老女僕也不便尋根究底。他倆雖說不了解真相，但是感覺到了情況的異常和嚴重。囑咐他倆不要睡得太沉，他倆卻根本沒入睡，緊張地戒備著，準備隨時處置事變。

不過，睜眼熬到下半夜，他倆實在太疲倦了，不由自主地打起盹來。

打個盹，本來時間短暫得很。誰知，他倆打盹醒來，商人妻子已不在房間裡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他倆等了好久，仍不見人回來。  
老女僕害怕，不敢去尋找。

十歲的賈兒毫不畏懼，哪怕冒著天大的危險，也要找到母親。他舉著蠟燭，在整座宅院裏到處尋找。

在一間房間裡，他終於找到了母親。可是，母親睡在那間房的地上，已完全失去了常態。這正是狐狸精造孽，使受害人中邪，喪失正常人的理智和情感。不過，賈兒當時並不知道禍根是狐狸精。

賈兒將母親扶回臥室。母親瘋瘋癲癲，時而唱，時而哭，時而叫喊，不讓賈兒同床睡，將老女僕也趕回了下房——其實這全都是狐狸精驅使這可憐婦女這麼做的。

好端端的母親，落到這樣悲慘的地步，到底是什麼原故呢？賈兒憂心忡忡，急切地想找到答案。

有一天晚上，賈兒在朦朧的睡夢中，聽到臥室裡有說話聲。他急忙起床，點燈照看。奇怪，除了母親，沒有外人！

當晚，他再也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的跡象。

他不肯輕易放過，心想：今天晚上弄不清楚，還有明天，還有後天……總歸要弄清楚。第二天早上，賈兒開始執行自己心中已經想好的行動計劃。

只見他像泥水匠一樣，在臥室的窗框裡砌磚頭，一塊一塊地往上疊。無論誰來勸阻都不聽。如果誰想擅自將窗框裡的磚頭拿掉一塊，那他更不答應，便在地上打滾哭鬧。任什麼人也別想阻擋他用磚頭堵住窗戶。

幾天以後，臥室的窗戶都用磚頭堵起來了。

賈兒仍不放心，決定再往窗框的磚頭縫裏，以及臥室牆壁的裂縫裡，塗抹爛泥。他又忙碌了幾天，終於使臥室沒有一條透風的細縫、沒有一個漏光的小孔，嚴密得像鐵桶似的。

接下來，他抓緊時間，趕在太陽下山之前，將菜刀磨得飛快。

到此，他的行動計劃的第一階段結束了。

吃過晚飯，夜幕降臨。

賈兒將菜刀藏在懷裡，用瓢蓋住臥室裏的燈，靜靜地等待著。

到了深夜，臥室裡果然又響起了說話聲。

賈兒急忙拿開蓋著燈的瓢，露出燈光，同時迅速用身體堵住臥室門，大聲喝令賊人滾出

來。

賈兒深信：臥室裡沒有縫隙，門又被堵住，別說是賊人，就是蒼蠅也休想逃走。

但是，老半天過去了，不見賊人出來，又弄不清賊人躲藏在什麼地方。

賈兒急了，決定在臥室內進行搜查。

就在他離開臥室門的一剎那，突然，他看見一隻狐狸從床頂篷跳下地，要奪門奔逃。

他頓時明白他家裡出現了萬惡的狐狸精！

他明知狐狸精不是好惹的，却將風險拋在腦後，高舉菜刀向狐狸精砍去。可惜，沒有砍中要害，只削掉了一小截尾巴。

邪惡終究害怕凜然正氣，狐狸精狼狽地逃走了。

狐狸精會不會再來呢？賈兒懊惱沒將狐狸精砍死，心中惴惴不安。

第二天夜裡，狐狸精沒有來，賈兒暗暗高興。

但是，幾天後的夜半，賈兒一覺醒來，發現母親又不在床上。賈兒和上次一樣，舉著蠟燭尋找，又在另一間房間裡找到母親。見此情景，賈兒好似一盆冷水澆上心頭，知道狐狸精沒有絕跡。

他將受苦的母親弄回臥室，安頓在床上睡好。然後，他爬上自己的床。可是，睡意全消。他輾轉反側，一個新的行動計劃逐漸醞釀成熟。

天亮後，他四處奔波，選中了一座荒蕪的花園，作為執行新行動計劃的地點。因為，狐狸精大都住在荒蕪的地方，荒園的某個角落很可能就是狐狸精的巢穴。他要查個水落石出。

晚上，他伏在荒園的雜草裡，等了很久，果真傳來了說話聲。他輕輕地撥開蓬草，借著月光，看見一個人在飲酒，旁邊有一個奴婢捧著壺服侍。一壺酒飲完，那人起身離去。臨走時吩咐奴婢：「明天去市場拿一瓶白酒來。」

主人走後，奴婢脫掉衣服，在石頭上睡覺。賈兒看得一清二楚，奴婢全身上下都像人，但是屁股後面垂著尾巴。無疑，這是狐狸精。那個飲酒的主人肯定就是狐狸精頭頭了。

狐狸精的巢穴總算找到了，賈兒高興萬分。

第二天，賈兒取了錢上市場去。

他先買了一條狐狸尾巴，藏在衣服裡，再買了一瓶白酒，寄放在酒店。

然後，賈兒到舅父家裡去。舅父不在家，只見到舅母。

賈兒對舅母說：「我家裡鬧老鼠，衣服都被咬壞了，想向舅母討老鼠藥。」舅母滿口答

應，在櫃子裡找出藥袋，倒了一些藥，包好了遞給外甥，並且說：「乖孩子，舅母做湯餅給你吃。」

賈兒覺得舅母所倒的藥太少，趁舅母到廚房去做湯餅，從櫃子裡取出藥袋，倒了鼓鼓的一包藥，放進自己的袖筒裡藏好。他無心吃湯餅，匆匆向舅母告辭離去。

他來到酒店，取回白酒，在僻靜處向酒內倒老鼠藥，搖搖均勻，將這瓶毒酒在懷裡藏好。

他揣著毒酒和狐狸尾巴，在市場上逛來逛去，留心觀察來往行人。不多久，從熙熙攘攘的人群裡，他發現了有一個很像那個在石頭上睡覺的狐狸精。他注目審視，一點不錯，正是那個捧著壺服侍主人的狐狸精奴婢！

賈兒加緊腳步，暗暗尾隨上去，一前一後，走了一段路，來到了行人稀少處。

賈兒故意伸腳踩落狐狸精奴婢的鞋後跟，連聲道歉說：「怪我不當心，請原諒！請原諒！」說罷，又故作驚訝：「啊呀，原來是您！我曾在什麼地方，看見您跟隨一位公子飲酒。嗯，是在什麼地方看見的呢……哎，想不起來了！」

狐猜精奴婢盯著賈兒看了好久，半信半疑。

賈兒稍微撩起衣角，將那條買來的狐狸尾巴露出一點點，然後說：「您和我雖然能和人混在一起，可是無法去掉尾巴，實在可恨！」

狐狸精奴婢見賈兒有尾巴，相信賈兒也是同類，便改變了虎視眈眈的態度，和顏悅色地問：「來市場有何貴幹？」

「我父親讓我來買酒。」

「我也是來買酒。」

「買了嗎？」賈兒問。

「貧窮沒錢，常常靠偷。」

「擔驚受怕的，是件苦事。」賈兒故意表示同情。

「沒法子，主人派我來的。」

賈兒追問：「主人是誰？」

「就是兄弟你看見過的那位飲酒的公子。」狐狸精奴婢跟賈兒稱兄道弟起來，繼續訴苦道：「前些日子，主人被一個小孩砍掉了尾巴尖，火氣大得很。今天偷不到白酒，回去準要受罰。」

賈兒心裡暗暗罵道：「畜生！砍死了才解恨！」但他嘴裡卻說：「不必發愁，我已買了一瓶白酒，送給您。我還有錢，可以再去買一瓶。」說完，從懷裡取出毒酒遞給狐狸精奴婢。

狐狸精奴婢接過酒，千謝萬謝，分手而去。

賈兒心花怒放，興沖沖地回到了家裡。這些日子以來，他今天頭一回感到累，累極了，倒上床就呼呼人睡了。

金雞報曉，旭日東升。賈兒三腳併作兩步，急匆匆地來到了荒園，放眼一看，哈哈，石頭旁躺著兩隻死狐狸！走到近前，賈兒拿起酒瓶搖了搖，裡面還有剩酒。惡貫滿盈的狐狸精，還沒等到把一瓶毒酒喝完，就中毒身亡了。

從此以後，賈兒的母親不再癲狂，神智逐漸清醒，恢復了正常人的生活。

——取材自清代蒲松齡《聊齋·賈兒》

## 十一歲牧童逃離魔掌

唐朝的時候，郴州（現在的湖南郴縣）的偏僻鄉間，十一歲的牧童區寄在放牧時被綁架了。

區寄的雙手被反綁著，頭頸還套了一根繩索，由人販子鄭彪牽著，走上了通往集鎮的小路。另一個販子宋連如殿後。

區寄一邊走一邊哭：「媽媽，嗯嗯……我怕呀……嗯嗯……媽媽呀……嗯嗯……」

他知道啼哭感動不了歹徒，但是，他必須哭——他要讓兩名歹徒以為他是膽小的小孩。

「小雜種，哭什麼！」鄭彪粗暴地猛扯一下繩索，出口罵道。

區寄被繩索拽打得趔趄，差點兒摔了一個大跟斗。他更加驚恐地哭著：「哎呀……哎呀媽呀……哇……哇……」

鄭彪車轉身體，「刷拉」舉起大刀：「再哭！再哭就宰了你！」

區寄咬著嘴唇，壓住哭聲，憋得胸膛和腹部都在顫抖著。

「哼！」鄭彪餘怒未消。

「走！」殿後的宋連如踢了區寄一腳。

區寄臀部挨踢的部位，麻辣辣的劇痛感迅速擴散，鑽進骨髓。他歪咧著嘴，眼淚嘩嘩地流，真想放聲大哭。可是，不能啊，現在慟哭的話，歹徒準會一刀砍下來，性命就沒了。他「絲絲」地吸著氣，強忍著疼痛，移動著脚步，蹣跚地走著。

鄭彪這才收起大刀，繩索拖扯著區寄往前走。

走了一段路之後，區寄加快腳步追上鄭彪，「撲通」跪在鄭彪的腳邊：「求求大爺放了我，我怕呀！」

「草包！起來！」鄭彪怒喝著，抓住區寄頭頸的繩套，將他提了起來。

「對了，我就是要讓你們把我看作沒有出息的草包！」區寄在心裡說著。他適可而止，不再向歹徒乞求。但是，他要趁機強化「草包」形象，加深歹徒的印象。於是，他故意向歹徒投去怯懦的目光，不等歹徒催促，耷拉著腦袋，裝成膽小如鼠的樣子，「乖乖」地上路